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之十五

東筦 陳 建輯

西湖高汝棡

叅

高



校

巳丑永樂七年

正月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自福建之長樂五虎門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至滿刺加由是達西洋古里大國分舩徧往支國阿舟榜葛刺忽魯謨斯等處

其時中國強盛耀德于遠以攝臣民弛玩之心祖宗深意非一好大之念可并窺也若曰訪建文則彼在

文皇入金川門時宮中火發或傳建文帝崩或云遁去文皇疑之遣胡濙巡行天下以訪異人為名徧行郡縣體察人心及建文帝安在時又有傳建文帝在滇南者胡濙以故在楚湖南最久又傳建文帝蹈

海外又何
變之可圖
而為此迂
濶之計哉

海去於是分遣內臣鄭和浮海下西洋因充冊封使封滿刺加國王西利入兒速刺為滿刺加王

二月車駕發京師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悉啓聞處分仍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輔導監國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留汝四人輔導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識朕此意敬恭無怠命學士胡廣侍讀楊榮金幼孜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扈從○上出一書示胡廣等曰朕因政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

係上人之
好惡一自
包盡用人
之樂

不使有過
四字便是
駕馭小人
絕妙之術

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書爾等試觀之廣等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印復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耻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前忠誠伯除名茹瑺有罪下獄死先是瑺既

法司亦多事

以罪除名回原籍既而家人茹典安告其不應事都察院行提至京久之得釋放還家道經長沙不朝谷王都御史陳瑛奏瑞有違祖訓當寘重典復逮之下錦衣衛獄瑞知不免命其子銓市砒霜藏米中送入瑞服之而死既而法司以銓下毒殺父奏聞依謀殺父母律全家問擬死罪幼男皆發鞍轡局習匠婦女送浣衣局後以銓承父命非真謀殺宥死發戍邊○會試天下貢士取陳璉等一百人以 上巡幸北京故未廷試

三月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自經死先是淝河之戰安操長鎗馳馬追 上幾及之會馬蹶乃弗克前及

同一死也安何不死于被執之日

與不期多寡期于堂厄否則轍涸解之胥西江水矣

安被擒 上問日向非馬蹶汝將何為安大言曰刺殿下如拉朽耳 上壯其言嘆曰高皇帝養下好漢因慰勞之及正大位仍命為都督委任無間至是 上在道中因羣臣奏事問平保兒尚在耶安懼遂自經死○壬辰車駕至北京○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奉命巡視兩淮啓潁州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啓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急發廩賑之勿緩 四月遣給事中郭驥等齎書使北虜諭本雅失里不屈死之

惟親擇則
無請托賂
賄亦無愛
憎偏私
至于褫冠
誅吏教督
何其嚴也

閏四月傳奉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蓋當
時簡用大臣皆出親擢○趙王高燧居守北京信用邪
說恣行不法上聞之大怒誅其長史顧晟褫王衣冠
擇國子司業趙亨道董子莊為長史入輔導王稍稍改
行○安南反賊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為大越皇帝改
元重光

晉天壽山

五月營山陵於北京昌平縣天壽山時仁孝皇后未葬
上命尚書趙玘以江西明地理人廖均卿等擇地得
吉於昌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為天壽山
命武義伯王通督營山陵焉

討本雅失
里行方畧而
終之以慎
慎字乃行
軍之末

洪武永樂

六月敕甘肅總兵官都督何福曰前命給事中郭驥往
使本雅失里為所殺從行者亡歸言本雅失里阿魯台
俱為瓦剌所敗餘數騎奔竄曠臚胸河欲收潰敗之眾
入寇此虜負朕恩戕殺使臣又欲擾邊罪不可貸爾宜
整飭軍士以待○命淇國公丘福為征虜大將軍武城
侯王聰為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真為右副將軍靖安侯
王忠安平侯李遠為左右叅將討本里失里及陞辭
上密授以方畧令慎行之
八月張輔兵至交趾敗賊眾於鹹子關太平海口等處
斬首數千溺死無算生擒賊黨三百餘人獲船四百餘

出征外夷
從未有如此
大敗者

駕親征
皆由於此

艘賊酋阮世每鄧景異脫身逃。○丘福等出塞率將校
千餘人先至臚胸河遇虜遊兵與戰敗之遂乘勝渡河
又獲虜尚書一人福飲勞而詢之問本雅失里今安在
虜尚書曰。知大兵至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
福喜曰可疾馳擒之時官軍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
人誘我不可信且駐兵候諸軍至先遣精騎觀其虛實
何如而後擊之毋墮虜計福不從率眾直薄虜營與戰
相持土日每戰虜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
軍輕信謀者徑渡河懸孤軍至此虜故示弱給我深入
進必不利吾等陛辭時。聖諭諄切戒以毋失機毋輕

違聖諭庫
家言聖祖
謂其冥頑
駟覆果然
一死詎足
以塞責

犯虜毋為虜所給。一舉未捷俟再舉將軍獨忘之乎王
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先馳馬揮士卒行諸將不得
已與之俱行虜眾奄至圍之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聰
戰死遠及福等并為虜所執皆死之全軍皆沒。

九月封甘肅總兵官都督何福為寧遠侯時虜酋脫脫
不花王把禿王賽因帖木兒國公等各率所部來歸
上嘉其有柔遠安邊功故即軍中封之。○遣書諭皇太
子曰比遣淇國公丘福等帥兵征北虜以其久從征戰
授以籌畧謂必能任事乃冥頑駟復違棄朕言拒咈眾
論不待各軍齊至輕犯虜營安平侯泣諫不從同安侯

精密

不得已。隨往皆沒於虜。其損威辱國如此。若不再舉。殄滅之。則虜勢猖獗。將為禍於邊境矣。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意親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也。遂命選兩京各衛及陝西、山東、山西、湖廣屬衛騎兵共十餘萬。各賜鈔給行糧。皆以來年三月至北京隨征。十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征虜餽運法。上曰。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為難。朕欲以所運糧。緣途築城貯之。諒留官軍守護。以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原吉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又築一城。每

築城貯糧

城斟酌貯糧。以俟回軍。仍留軍守之。如虜覺而遁。則躡其後。亦如前法。築城貯糧。上然之。名所築之城曰殺胡平胡。○鎮守寧夏。寧陽伯陳懋將兵敗虜於境外。詔進寧陽侯。○西域火州國入貢。其國東南至肅州一月程。即漢車師前後王地。唐之。○西域哈烈國入貢。其國東至肅州一萬里。即漢之大宛。○贊善王汝玉每於皇太子前論說賦詩之法。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風解慍之詩。唐虞之君志之尚矣。後世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耻百王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

爲則萬世之鑒戒也。殿下欲娛意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辭高古，其間亦可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辭，不足爲也。○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真德秀文章，正宗羨其學識純正，楊士奇啓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尤有益於爲治。皇太子取閱大喜，遂命翻刻，以賜諸皇孫及廷臣。○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趙祖曰：北京天氣嚴凝，羣臣早朝奏事，久立不堪。今後朝見畢，欲於右順門內便殿奏事，爾與羣臣斟酌可否。於是祖同夏原吉、胡廣等議奏，每日常朝，上御奉天門，百官行叩頭禮，侍班俟鴻臚寺官引謝恩，見辭者行禮畢，駕御右順門內便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務。朔望朝如常儀，制曰：可。命自十一月朔始行之。

十一月張輔追獲交趾賊首簡定於美良，并獲其僞將相陳希葛、阮宴等，檻送京師。惟陳季擴、鄧景異逃之，艾安。

庚寅永樂八年正月，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檜於東潮州，斬首四千五百餘級，溺死尤衆，生擒二千餘人，勅召輔還輔奏，畱黔國公沐晟、雲陽伯陳旭等討餘寇，而自帥師還京。

親征北虜

所歷地名

較北征記

前後多失

次序

車駕出塞

神應泉

歷歷指點
形景宛然

二月朔上將親征北虜命皇長孫留守北京命戶部

尚書夏原吉兼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導皇長孫是

月丁未車駕發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扈從

三月大閱於鳴鑾戍○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有鹽

梅○旁近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

許忽有清泉湧出○上命取親嘗之人馬賴以給足賜

名神應泉○車駕次永安甸雪初霽○上曰雪後看山

佳過鷄鳴山躡野狐嶺○上曰至此看下盡在上矣至

典和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近即漸平此陰山脊也若

因山為塹因塹為池守茲巖險雖有鐵騎千羣安能飛

渡耶次鳴鑾戍曰此大伯顏出其西北則為小伯顏東

北則為開平汝等觀此始知塞外風景是夕駐蹕凌霄

峯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

里蕭條尚敢倔僵果何所恃哉是夕召廣等至帳後問

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筭在上星火之

輝安能禪日月○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蒟蕘况

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行必盡衆

人之情曷嘗專任以掩羣策至夜分乃出翼日次環瓊

圍指視塞北山川謂幼孜等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

兩河相交故名交河水齧沙出唐之碑磧尚在也次小

非熟于山川形勝者不能措片語

更海名爲玄溟池

北征記云通川甸在應昌

銘亦高古濶大

一敗大雅失里再敗

阿魯台成祖可謂赫

矣

有分甘絕少之意焉有苦樂同受之意焉

甘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虎豹皆白色。所謂長白山是也。至長清塞。上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次濶海。其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洶。凡七河注其中。上遂更名海爲玄溟池。次通州甸。又遙指海邊石山曰。此卽三石山也。命金幼孜記之。次日車駕次玄石。製銘勒於立馬峯之石。銘曰。惟日月明。惟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

四月車駕至幹難河。本雅失里率衆拒戰。上麾先鋒逆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牲畜遁去。六月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者來戰。上率精騎徑衝虜陣。大呼

奮擊。阿魯台敗走。以其家屬遠遁。時熱甚。無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車駕次擒胡山。勒銘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旣而軍士乏食。上令以御膳所儲糧炒散給之。且下令軍中凡糧炒多者。許借貸。回京倍酬其直。三軍乃獲全濟。上在軍中。每日暮猶未食。中官請進膳。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次開平宴勞將士。上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之。七月車駕至北京。

八月寧遠侯何福有罪自殺。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都察院劾奏之。福懼自縊死。○長沙府妖人季法作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師討擒之。

十月 上聞周王橐於國中作殿祀 太祖高皇帝，賜之璽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為而為之，不可為孝。王其審禮而行，毋遺物議。○ 上還南京。

十二月 上諭蹇義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以刀筆吏為之，知利不知義。

務本訓書

知刻薄不知大體。前之由吏為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繼今風憲更不得用吏著為令。○ 上還南京，務本之訓書成。先是 上以皇長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幸北京，以待行使，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且舉 太祖創業艱難及往古典，亾得失可為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務本之訓云。

我 太祖教諭太子，必命徧歷農家，觀其居處服食器用，使知農之勞苦。成祖之教太孫，深得其心。法昔商高宗為太子時，其父小乙嘗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即此意也。至於洪武末，命選秀才，隨春坊官分班入直，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其次也。乎聖神繼作，教諭太子，宣法二 祖云。

擢江西按察副使顧佐為應天府尹，佐河南太康人，為

政剛毅不撓吏民畏服勲戚爲之斂手威望赫然議者謂其類包孝肅之知開封府云

辛卯永樂九年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總兵復往交趾會合黔國公沐晟勦捕叛寇先是陳季擴等上表請降而中懷反覆上許以爲交趾布政使其黨鄧景異等皆授以官季擴疑懼不受命放兵劫掠勢漸滋蔓官軍不能制上以張輔爲交趾所憚靖亂非輔不能故仍命總師往焉

二月勅戒秦王朝廷屢遣人齎符至國王不出迎但命內豎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恭上命械其長史

紀善典儀等官送京師仍勉王勤學問以庶幾寡過○命工部尚書宋禮等發山東丁夫開濬會通河會通河故元運河也元都於燕漕運江南糧有二道海道用朱清張瑄策由蘓州太倉入海至直沽入京歲運至三百餘萬石然風濤不測損失頗多又因壽張尹韓仲暉言

自東平州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御河卽今衛河建牌三十有一以節蓄洩因名會通

河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載每歲運不過數十萬石不若海運之多也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朝洪武初會通河故道猶在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

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南運舟楫不通而立陸路遞運所往來者悉由陸至德州下河永樂初建北京立運法自海運者踵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至於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下河舟運至京是時海險陸費耗財溺舟不可勝計官民皆患之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遞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朝廷從之遂命宋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發山東六部丁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禮用老人白英計築壩

於汶上縣之戴林橫亘五里遏汶勿東流令盡出於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爲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跡元舊相地勢高下增修水閘以時啓閉便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河淮自是河成糧運便利京儲克足

三月廷試進士賜蕭時中苗衷黃賜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以車駕在北京故至是始廷試○左都御史陳瑛以罪下獄死籍其家瑛初有寵凡所舉劾上無不允以是恣肆益以羅織苛刻凡違事建文諸臣得罪深重瑛

與有力焉。既而給事中耿通等劾瑛誣陷職官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廢事皇太子皆宥之。至是上聞其奉職無狀乃坐罪下獄死之。○濟河南黃河故道先是河水累歲爲患修築隄防民用困弊至河決壞民田廬益甚事聞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濬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南丁夫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相度開浚仍命尚書宋禮兼董之。○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今或公衛或什之七八屯種故操練者

禮宗朝屯
可之制且
耕且守甚
重甚嚴故
欲安邊足
宜急復祖
宗之舊

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上諭兵部臣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以爲定制。

六月鄭和等使西洋諸番國還經錫蘭山國王亞烈苦柰兒貪暴不輯諸番皆苦之和等奉使歸誘和至國中令其子納顏索金銀寶物不與潛發番兵數萬劫和舟而伐木拒險絕和歸路使不得相援和覺之卽擁衆回船路已阻絕和語其下曰賊大衆旣出國中必虛且謂我客軍孤怯不能有爲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率所

天淵之度

領兵二千餘人間道急攻王城破之生擒苦柰兒并家屬頭目番兵復圍城和與戰大敗之遂以歸。上曰蠻夷禽獸耳何足深較命禮部擇其族屬之賢者立爲王遣還國并赦苦柰兒遣歸。

徵交趾參議解縉下獄先是縉入奏事適上北征見皇太子而歸。上還京趙王言縉職上遠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上怒時檢討王偁亦以罪謫交趾縉偕偁趨廣東娛嬉山水且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上大怒曰爲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偁俱下獄。

次多事

琉球國中山王思紹縱使坤宜堪彌等來貢。

七月張輔至交趾督兵敗賊黨阮師胡具鄧景異等於九真州月常江尋復敗黎蓋兵於福安斬之。○滿刺加國王拜里迷蘇刺率其妻子及陪臣入朝。○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有奇。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斂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末歲計所積可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鑑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卽開倉賑給毋令失所。

吏職得人

十月詔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以前監修總裁官李景隆、茹瑺等心術不正，又成於急促，未極精詳，故也。遂命姚廣孝、夏原吉監修，胡廣、胡儼、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為總裁。

十一月封皇太子嫡長子為皇太孫，冠於華蓋殿。

十二月六部尚書蹇義等上言：在外布政司按察司府

州縣官職，在承流宣化，以撫字為職，必須得人。然得人

之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宜令在京文職七品以上

及近侍官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五品以

下官及無犯民人賢能廉幹堪任牧民及居風憲者

如此則弊源絕

灼見虜情不但引喻極切

一人吏部考驗，如果賢能量才擢用，其所保非才。若授職之後，鬪茸貪污，舉正連坐。上是其言，命所司速行之。虜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并女直吐番諸部屬其約束。上以問侍臣，此請應否？聽違。侍臣皆曰：酋

率眾來附，宜從所請，以順適其意。黃淮獨曰：不然。狼子

野心狡詐，百出。即彼能自併，尚宜用間解散其黨。而我

乃代為聯屬，設彼一旦內訌，將不召自聚，其為中國害

豈不更烈？譬諸虎豹至猛，然單行獨步，村落之民持挺

逐之，有如驅羊。蚊虻至微細，然千百為羣，撲之則難滅，

驅之則難去。此分合之較也。可以喻虜，勿聽便。上聞

畫出明遠
光景

之喜曰黃淮之言如立千仞高岡無遠不見他人直平地耳遂不許

江盈科曰祖宗朝每有大政大事未嘗不與諸大臣面相商確聖謨從中決之故動合機宜且諸臣才品亦可立見如呂震與楊士奇等日食而忠佞見陳山與楊士奇對伐趙而厚薄見黃淮與侍臣對虜部分合而明闇見然則為聖子神孫者何不復此芳規為鑑別人材之地也哉

與民同樂

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三日自是歲以為常上或御午門示御製使儒臣奉和以為樂是

有此一節
鰲山亦為
景仰盛事

時尚書夏原吉侍其母往觀鰲山上聞之命中官齎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以為賢母懼也

高汝棧曰今元宵節假即唐人賜酺之遺意也唐制百官于春月旬休選勝以樂自幸相以至員外郎凡十二選各賜錢五千緡雖非三代之法亦太平之象君臣相悅之風也人臣夙夜在公以一日之逸償十日之勞聖人不費焉成祖遇元宵令節百官休休下以刻核取名今日禁晏會明日禁遊樂使闕廷之下蕭然愁苦無雍容之象而官怠於其職固自若也辟之天道有煦溫而熙之氣遊于兩間而後萬物發生百昌皆遂使慘慄迫慘無樂生之心此迫于秋冬斂藏之氣豈所以調六氣之和養熙皞之福哉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楊士奇金幼孜為考試官取林誌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鐸林誌王珏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皇太孫年長有智畧朕欲令

懲建文之失亦若預知有高煦之變者

天下之水惟河為大
三語治河要領

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歲時射獵其遣人往北京山東山西四川河南湖廣及直隸江北等處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材藝者送京師俾克隨從

九月工部主事藺芳言天下之水惟河為大故水患惟河為甚今於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於海河南之民免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掃座止用蒲繩泥草不能堅久臣愚以為若用木編成大團若欄圈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中實以石脚以橫木貫於椿表牽築堤上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從之擢為工部右侍郎

芳山西夏縣人倜儻有大節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上即位擢吉安府知府寬厚持大體而明習吏事庭無滯牘民有告訐者數語立決吏無所容其姦芳以愛民為心而處事曲當民更大喜尋坐事謫為辦官事從尚書宋禮治河累有建明遷工部主事至是禮復薦其才遂超陞云

甘肅守臣宋琥言老的罕叛數入赤斤蒙古衛為寇

上以楊榮曉暢軍旅命至陝西會豐城侯彬議進兵方略是冬榮還言出嘉谷關千里險阨乏水草餉道弗能通又洹寒士馬疲瘠不可輒用兵罷中國彼小醜當自來歸上從之未幾老的罕復降○尚書宋禮以海船

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運淮楊徐兗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洮川衛所鎮

撫陳恭上言待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爲明鑒。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爲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人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爲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嘗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爲大臣。乃有此言。亦非忠也。○殺浙江按察使周新。新由鄉舉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貴。屢有異政。名震天下。時錦衣衛指揮紀綱有寵。使千戶往浙江緝事。作威受賄。按察使周新捕治之。千戶脫走。訴於綱。綱奏新專擅。上命官校逮新。至陛前。抗聲陳其罪。且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等。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姦惡耳。柰何罪臣。臣死且不憾。

明見知聖
明雖死何
憾

上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
上尋悟其冤顧問侍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嘆曰廣
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悼惜者久之○皇太孫演武
於方山○上謂都察院曰比者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
於民有不便間遣中官往詞之未嘗有所委任况在外
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
請何與中官事比聞中官多有干與有司事者自今不
許卽移文中外知之○命嘉定縣築土爲山立堠表識
以爲漕舟停泊之所至是功成賜名寶山○張輔破賊
於神投海口又破於西心江

寶山成

宰相須用
讀書人

癸巳永樂十一年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免賀及宴
先是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
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
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爲
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
賀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
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
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上從之○勅諭姦
黨齊黃等遠親未拏者悉皆宥之有來告者勿論時翰
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婭先是

連治姦黨習禮偶獲免然恒爲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於是黨禁漸解○上巡幸北京皇太孫從命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輔皇太子監國○始置貴州布政司及思州等府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爲左布政使

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思州諸宣慰司管束土民及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既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思州宣慰使田琛數相攻殺抗拒朝命乃勅鎮遠侯顧成以兵擒之命戶部侍郎夏原吉等議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右阡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馬羅四

府而於貴州設布政司使以總之

宣廟文武天縱

震屢以謫事成廟成廟屢薄之可見以道

五月五日 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羣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 上大喜射畢 上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卽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 上喜甚大宴羣臣命儒臣賦詩盡歡而罷○山東曹縣獻騶虞尚書呂震奏騶虞上瑞請率羣臣上表賀 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順家給人足此爲上瑞騶虞何與民事不必請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爲國爲民汝能效李

事君者千古正法

成祖于大關節處留心觀入

沈為人則善矣。震退。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矣。

○命禮部侍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先是。上命

吏部翰林院簡求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蹇義楊士

奇共舉智。上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

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

與楊士奇言免賀。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太孫授經。

智山東高密人。溫重端毅。由教官累遷。今職遇事務別白是非。不少附會云。既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訓導戴綸。即擢為禮科給事中。侍從授經。

七月封鞏。鞏太師阿魯台為和寧王。毋妻皆封夫人。賜

金帛。仍居漠北。○遣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

西域諸國。先是西域火州於闐哈烈亦力把力諸國皆

來朝貢。乃遣誠等齎詔幣往諭。賚於其國。宣布朝廷威

德焉。

十二月張輔等大敗賊兵於愛子江。獲陳季擴時輔偕

沐晟等。進軍順州。賊黨阮師等屯愛子江。設象伏兵。候

官軍輔偵知。以戒先驅羣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

矢落其象。鼻象奔還賊陣。自相蹂踐。官軍乘之。賊大敗。

斬賊將阮師。生擒偽將軍潘經等數十人。賊眾死者無

算。季擴走。追擒之餘黨悉降。交趾復平。○瓦剌馬哈木

太平把秃李羅三酋叛。

交趾平

三字爲千古格言
禹之惡衣
服亦不過是

甲午永樂十二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二月 上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
侍臣有贊聖德者 上嘆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
但每自念當惜福故每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緝故
衣 皇考見而喜曰 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
爲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侍臣頓首曰 陛下
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詔親征瓦剌先是朝廷封阿
魯台爲王瓦剌馬哈木等怨焉自是朝貢不至遂議親
征命安遠侯柳升領大營武安侯鄭亨領中軍寧王侯
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

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爲前鋒

三月庚寅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 上謂侍臣胡
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今令侍
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事
武備不可偏廢營中稍閒爾等卽以經史於長孫前講
說庶幾有益

成祖教諭
儲宮之法
周悉懇到
超越前代

五月駐蹕楊林 上閱武之暇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
成之難 上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
逸不通古今不識民艱於經國之務懵然弗究而至於
亡者朕嘗以之爲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

於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如此非惟不負祖宗之付託亦有福澤被及下人勉之勉之

瓦刺三酋絕塞而遁弗肆窮迫可謂威振而武不贖

六月朔丙寅月有食之○張輔樞送所獲賊首陳季橫及阮師等赴京師誅之○車駕進至撒里哈兒之地馬哈木及太平把禿孛羅等帥衆逆我軍發神機銃砲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土刺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及擒斬虜衆無算馬哈木等乘夜北遁遂班師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頭目鎖住等來朝言阿魯台有

阿魯台之托疾或未必然而賞資之及則稍小惠而弭重患也

疾不能造朝上遣使賜之米鹽牛羊慰撫甚厚是役也內侍李謙恃勇引皇太孫於九龍口臨戰幾危上大驚急追回大營謙懼罪自經死○戊午駐蹕三峯山已巳次黑山峪頒詔天下○已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表至禮部請朝賀不許八月車駕還北京

永樂中進麒麟者麻林國阿冊國

九月榜葛刺國獻麒麟○遣使逮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沈馬楊溥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蹇義回南京黃淮等至北京金下獄尋宥楊士奇復職先是上北征回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

輔臣失于
商點

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日
夜謀嫡，復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淮等。於是坐淮等
奉表不敬，逮下獄。遂徵義等，既而義中道宥，還次士奇
及金問至。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
得侍東宮？命法司鞠之。尋召士奇至前，問東宮事。士奇
叩頭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違，皆臣等之罪。乃下士
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詞連溥等，遂相繼
下獄。

十月江陰侯吳高有罪，削爵為民。

十一月晉王濟煒有罪，降為庶人。○命胡廣、楊榮、金幼

五經四書
大全成

孜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上諭行在學士廣侍講

榮、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

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

其周程朱張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

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

聚成編，務極精備。庶幾垂後。廣等總其事，舉朝臣及教

官有文學者，同修開館東華門外。次年九月書成，廣等

呈進。上親為之序，命頒於東宮及諸王諸大臣。復

頒於兩京國子監、天下郡縣學。

乙未永樂十三年正月，解縉卒於獄，復籍其家，妻子徙

遼東

縉結髮讀書。畱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早遇聖明。名動天下。晚惟讒毒。中道天闕。不盡其用。其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為之。篤於故舊。及各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謂其汎愛者。終不為變。襟宇濶畧。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稚子。皆樂之。求文翰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日寧為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云。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於北京。命翰林修撰梁潛王洪為考試官。取洪英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陳循、李貞、陳景著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舟三千艘。

以從河運。瑄建議造平底淺船。時甚便之。歲運三百餘萬石。○貴州布政使蔣廷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府婺州縣間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咸謂皇

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禮部尚書呂震請率羣臣上表賀。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為。呼譟山谷之間。空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豈是

異事。布政司官不察。以為祥。爾為國大臣。不能辯是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

四月。兵部尚書金忠卒。忠襄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卒能調護。以終其身。此不易及。

勅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

不知呂震當將屢為成祖所駁何以立朝

選錄下之貴守閱視

上激勸也
二者不可
備廢

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邳淮安揚州武平歸
德睢陽潼關諸衛選所屬步驥兵遣能幹指揮千百戶
統領操練俟赴北京閱視

九月壽陵成○嚴妄告奸之禁○有人納銀於瓜餽刑
部主事到寧寧妻發之○上賜銀幣以褒之○

十月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還先是誠
等奉命出肅州嘉峪關自哈密歷吐魯番至火州亦力
把力於闐撒馬兒罕哈烈以至八答商柳陳城迭里迷
渴石養夷塞藍達失於沙鹿海牙凡十餘國無不徧歷
宣布國家威德既而諸國各遣使隨城等請闕謝出使

往還凡三歷寒暑誠回備錄其所經山川土壤人民物
產之異飲食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為西域行程記上
之詔付史館誠江西吉水人○瓦刺馬哈木遣使貢馬
謝罪

十二月勅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曰瓦刺使者言瓦刺
馬哈木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為已害擬七月率眾
至幹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上曰邊境須有備虜多
詐譎惟有備斯無患矣大抵禦寇之道勿輕與戰但堅
壁清野最上計也勅大同開平遼東皆如之○勅諸州
官吏故有貪財壞法虐害軍民者必殺無赦

夷之所畏
在戰故戒
勿輕

丙申永樂十四年二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封國於青州煦辭不許

三月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不許訥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豐請封禪泰山刻石紀功垂之萬世尚書呂震亦言 皇上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訥請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為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帝王之有聞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

屢屢駁倒 震猶獻媚 豈天性然 與

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

四月以胡廣為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俱為翰林學士並兼春坊原職○擢戶部都給事中胡濙為禮部左侍郎○錦衣衛都指揮僉事紀綱以賣權作威伏誅○召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師輔經營交趾前後凡十年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老人星見勅諭免賀○作北京西宮○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近年馬蕃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每馬十匹立羣頭一人五十匹立羣長

一沙亦百 弊生異日

貽害無窮
皆極之作
偏也

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從之。尋令民養官馬者。二歲納駒一匹。凡種馬倒死。孳生不及數。皆陪價。自是養馬遂為北方民害。

十月漢王高煦選各衛精壯藝能軍士隨侍。勅都督僉事歐陽青悉還原伍。不許稽留。○上還南京。

十一月將建北京宮殿。以營建重事。命羣臣會議。於是文武羣臣上疏勸。上早勅所司。與工營建。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上從之。

歷代名臣
奏議成

十二月楊士奇等奉命編輯歷代名臣奏議。如張良對漢高。鄧禹對光武。諸葛孔明對昭烈。董買劉向谷永陸

贄。奏疏之類彙錄。以便觀覽。書成。上覽之。謂侍臣曰。

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為

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為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為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刊印。以賜皇太子。

皇太孫及諸大臣。○遣將練兵海上防倭。○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上

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上遽召翰林諸臣。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

位如何。朕意雖畧定。三人試言之。楊士奇對曰。周楚二

王屬尊。當列稍前兩傍。東宮稍列後。居中。皇太孫列東宮之後。諸王孫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安據乎。曰。朱熹家禮大畧如此。上行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與士奇所言合。遂命鴻臚丞周昇馳齋赴陵。俾奉行之。

丁酉永樂十五年正月。倭奴寇浙江松門。金鄉平陽。遣文武大臣分道經理。漕運。

二月谷王穗以謀逆削爵為庶人。

穗太祖第十八子也。幼不好學。多智。謫初封國宣府。靖難師起。穗遁歸京師。建文君親信之。令守金川門。靖難師渡江。穗即開門迎入。上即位。待之加厚。賜賚無算。改封於長沙。復陰養死士。造戰船。其隨侍者

督張興密言於上。上曰。朕待穗厚於諸王。豈宜有此。令其同母兄蜀王嚴書戒之。穗不聽。會蜀王子崇寧王悅。得罪於父。逃穗所。穗詭衆曰。建文君初不死。今已在此。蜀王聞之。遂具疏其事。言穗恃寵縱橫。有無君之心。藏匿亡叛。造作舟艦。弓弩器械。教習兵法。戰鬪之事。私度僧千人。晝夜祈禱。呪咀與指。揮張成。宦者吳智等。日夜密謀。號張成爲師。尚父捏造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傳播於人。又令製巧燈。上獻。擇壯士。俾入朝。架燈。又選壯士。習音樂。俱應殿廷。以圖間隙。上得奏。嘆曰。朕何如待穗。乃有此心。遂詔楚王等。議其罪。降爲庶人。穗後闔戶自焚死。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初高煦所爲多不法。上以其長史程琮。紀善周異等不能匡正。皆黜交吐爲吏。煦猶不悛。府中私募軍士三千餘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士於京城內外。劫掠支解無罪人。殺之江。殺

誰人敢言
誰人能言

兵馬指揮徐野驢及僭用乘輿器物。上頗聞之，還南京以問蹇義，義不敢對，固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畱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上默然，後數日，上復得高煦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及漆皮為船，教習水戰等事。上大怒，召至面詰之，褫其衣冠，繫之西華門內。皇太子懇為救解，乃免。上謂侍臣曰：若此所為，將來必不靜。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蓋去北京甚邇，如其作禍，可朝發而夕

擒也。比至樂安，怨望異謀，益急。東宮數書戒不從。

上巡北京，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侍讀，兼贊善梁潛輔皇太子監國。

七月，行在通政司言：既寧縣人進金丹及方書。上曰：

漢武晚年亦曰天下豈有真正神仙似亦有迷中之覺

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力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毋令別欺人也。○老人星再見，勅諭羣臣修職。○冊

皇太孫妃胡氏。○西洋蘇祿國東王西王峒王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死，以其子脫歡襲封順寧王。

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越六日巳未督工
秦寧侯陳珪右都督薛祿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慶
雲瑞藹細縕流動爛徹霄漢庚申金水河水凝異瑞
具諸象至巳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困變化卷舒彌滿殿
閣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已而西
度宮苑映上今所御殿庭終日不收官軍人等衆目
共睹於是禮部率羣臣上表稱賀

戊戌永樂十六年正月 上以玄兔圖并羣臣所上表
及詩文賜皇太子以書諭曰比陝西耀州民獻玄兔羣
臣以為瑞且謂朕德所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

永樂中往往以怪異為祥瑞成祖每斥

其獻諛可謂洞於物情昭徹治體者矣

掃盡諛人

朕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
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
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
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
之時哉而一兔之異喋喋為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
諛言則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言不
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詩即理瞭然而情不能遁
矣○交阯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蘭黎利叛總兵官豐
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利敗走利初從陳季擴反
克偽金吾將軍後束身歸降以為巡蘭然中懷反側至

向日英國公平交安則交南所畏服惟英

國耳自英
國三召還
而交南三
叛矣

是僭王聚眾劫掠生民彬討之擒斬數百利遁去

二月行在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榮侍講王英
為考試官取董璘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李騏劉江鄧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太子少師姚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謚恭靖○皇太子手

書賜贊善徐善述言今晨覽卿為余所改之詩甚是丰

采清雅真有益於日新但今卿年邁恐輔予為勞似卿

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

勞彌成予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務犯鱗觸諱

之慮予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具詩題與表

知朴直苦
口者少面
諛順顏者
多則皇太
子忠佞之
分久已洞
然矣虛懷
受諫又津

津筆底

古風

題間日封進以廣琢磨春煖順時將息以慰予懷指不

多及書函曰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古先生好古善○皇

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大

類儒者嘗冬至賜徐善述詩云清朝盛文治輔德資者

儒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規

起予得淡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况此承平時酬

勞見樽酒庶以勞期願

五月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命纂修天下郡縣志○

殺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時皇太子監國 上不時有疾

兩京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讒構百端侍從監

詩亦有漢
魏之風

陳建紀文
穆居官純
厚周慎自
處泊然性
乏骨鯁一
味逢迎承
順而已故
存今日中
庸又見公
之謠

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
事覺皇太子令謫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軍功宥之有
譖于上曰初上所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遂逮

陳千戶殺之以潛冕預聞而不諫止并逮下獄皆死○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國朝文臣

有謚自姚廣孝與廣始

六月詔纂修天下郡縣志書命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

金幼孜總之後未及成書而罷○遣禮部左侍郎胡濙

巡江浙諸郡陛辭上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

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書奏字須大晚

至我即欲觀也濙至南京日隨朝凡所見東宮所行之

事退即記之如一日趨朝勲臣某者語譁侍衛槌之仍

當陛口奏有旨不問既退有依亟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

是羣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

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住稍久鄰居楊學士士奇曰公

命使也宜亟行濙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爾至安

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上覽

之大悅自是不復疑皇太子○擢吏部都給事中陳諤

為順天府尹

胡濙亦干
仁廟有功

諤廣東番禺人初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
避權要嘗奏事上前聲響甚大聽者悚然上令餞

大聲秀才

到底不為時所容

進周易本義

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未云。嘗以直諫觸禁。上大怒。命為坎瘞之。露其頂。七日不死。遂釋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奏事。忤旨。落職。罰使修葺象房。同事者先畢功。降職去。諤貧不能倩人。乃躬自為之。值駕至。問治屋者誰也。諤前俯伏陳其故。上念諤慙直。且憫其貧。命復官。署通政司。署應天府。又署刑部。署鴻臚寺。工部。所至俱有聲績。至是陞順天府尹。政尚嚴明。有漢張趙風。無何竟坐事。出為湖廣按察使。復貶知海鹽縣。終鎮江府同知。

楊士奇進周易本義於皇太子。先是皇太子命士奇纂易周朱氏本義要旨為一編。既進。名曰周易直指。士奇進曰。周易固為卜筮作。然文王周孔象象十翼之辭。凡修齊治平為君為臣之道。悉具。請編集以進。用備覽閱。從之。至是輯成。以進。皇太子覽之。大喜。因名曰周易本義。

義

十二月。勅修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之山。○已亥。永樂十七年春。吏部尚書蹇義丁父喪。歸。詔起復之。令還南京輔國監如舊。○夏。鎮守遼東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寇於望海埚。封江為廣寧伯。江初至遼東。巡視諸島。相地形勢。請於金州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埚築城堡。立烟墩。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為濱海襟喉之地。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埚上。小堡備之。翼日倭賊二千餘乘海艦直逼埚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

以逸待勞

遼東破倭
之捷莫快
於廣寧
江一作紫
考國史江
寔榮父云

以破蛇陣

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江令犒師秣馬。畧不爲意。以都
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
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兵。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
軍法從事。旣而賊至。塙下。江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
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仆草莽。餘衆奔櫻桃
園。空堡內。我師追而圍之。將士皆奮勇。請入堡勦殺。不
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
餘。間有潛脫而走。艚者。又爲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
凱還。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及臨陣
作真武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

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治敵之道。賊
始魚貫而來。蛇陣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
亦可以壯士卒之威。賊旣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
必致死。未必無傷我。故縱其生路。卽圍師必闕之意。此
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聞。上賜勅褒美。封江廣寧
伯。將士有功者。陞賚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
掠貨財。殺擄人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濱海。無歲
不被其害。及是大爲劉江所挫。寇害屏息者數十年。

十二月。學士楊榮上疏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郡三法
司積弊。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

愛護至此
從古所無

為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
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昇八奏衆皆股慄免
冠請罪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頒為善陰騰
孝順事實二書於文武羣臣及天下學校○甘露降於
孝陵松柏三日○禦製佛曲成併刻佛經以傳

時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
寶珠次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
漢妙相畢集續頒佛經佛曲至淮安給散又現五色
圓光彩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
象又有紅鳥白雀盤旋飛繞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
王彰齋捧詣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陝
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卿雲圓光寶塔之祥文
武羣臣上表稱賀上甚嘉悅中宮因益重佛禮僧
建立梵教以祈福者

卷十五終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十六卷

東莞 陳建 著輯 西湖 高汝棻 叅訂

雲間 吳楨 增刪 高 校

于岱

洪武中錢塘鄭沂以

布衣授尚書今馬麟亦以布衣躋方面

顛倒豪傑

唐賽兒叛

庚子永樂十八年正月以楊榮金幼孜並為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院學士○擢用人材十三人為各布政司官擢左布政使四人馬麟湖廣盛願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克毅廣西右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濶河南艾英浙江左叅政二人楊敬福建季泰廣東右叅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恕山西

二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聚衆作亂賽兒縣民林

佛之一字
哄動多少
愚民復能
知前後事
唯唯者安
得不從之

柳升據賊
汲道為賊
所愚耳夫
將不設備

不兼救帥
畧安在柳
升既總兵
惟疎虞若
此

國家大事
豈供一人
之喜怒耶

山東賊平

三妻夫死賽兒祭墓回徑由山麓見石罅露出石匣角
發視之中藏寶劍妖書賽兒取書究習遂通曉諸術因
誦佛經自稱佛母以其施教于村里頗能知前後成敗
事青州細民翕然從之云能剪紙為人馬相戰鬪欲衣
食財貨百物隨以術運久之妖徒轉盛遂擁眾據益都
石棚寨為亂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為所敗鳳等
皆死賊遂犯莒州山東大震命安遠侯柳升總兵勦之
三月柳升兵至益都圍賊于石棚寨賊遣人乞降云寨
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升即往據之夜二鼓賊
襲官軍營與戰多被殺傷都指揮劉忠戰死賽兒與其

黨劉信等潛遁黎明升等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
等百餘人而賽兒竟不獲○時賊黨賓鴻等攻安丘知
縣張旗縣丞馬橋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守賊不能
攻復率莒州即墨之眾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聲言屠城
時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
猝至城下奮擊救之賊收餘眾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
擊賊大敗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二千餘人皆
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進必陷于賊既而柳升
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猝出之青不為屈是日鰲山
衛指揮王真亦以兵敗賊于諸城盡殺之山東賊平論

雖當不誣

功陞張旗山東左叅政馬橋左叅議衛青陞都指揮使
王真陞都指揮僉事○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柳升征
勦妖賊方命失機冒功忌能遂下升吏尋赦出之

四月廣寧伯劉江卒謚武忠

江驍果善戰所向無敵馭士卒明紀律有恩
信於諸夷款塞者緩輯備至旣卒人咸思之

五月交陞右叅政侯保與賊黎利戰死之左叅政馮貴

亦以討賊戰死

保真定贊皇人黎利剽掠郡縣保率民兵築堡于要
害禦之賊來攻戰死○貴湖廣武陵人撫輯流民歸
附者衆有土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擊賊輒
有功後中官馬騏等疾之盡奪其土兵及黎利反衆
強貴勦捕獨以贏
卒數百遇賊戰死

國初東宮
官必選舉

官故當時
學官自重

自修出爲
聖用

九月擢教授蘭從善林長茂教諭徐永達並爲翰林院

編修侍從皇太孫講讀○立東廠○山東青州府諸

城縣進龍馬體具龍文
其色青蒼

十月遣戶部尚書夏原吉召皇太子及皇太孫于

南京以北京宮殿成將御新殿受朝故也○皇太子赴

北京過滁州登瑯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

也因嘆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

其忠者鮮矣蓋皇太子爲文章尤善修每日三代以

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

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于文卿等當

皇明治世傳卷之六
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旁顧張本

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耆老進謁

有知太祖隆興時事者畱從容與語賜勞優厚

高汝栻曰我朝祖陵在泗州城北稍東十五里面

盱眙山淮水自西環繞山下東北入海夏秋間水漲

由州城西北二十里龍窩驛東入瀟漫城北陵南宛

然一湖陵也青鳥書稱明堂容萬馬水口不通舟始

合天造淮水循山東下又二十里經龜山東北入海

山即大禹鎮支祈神處石井尚在陵後自徐州南岡

阜迤邐豈止數十百疊仁祖陵在鳳陽府西偏十

里背八公山面淮水陵上草木翳鬱陵下近百步闊

周環無蒙茸纖翳雖不善堪輿者亦

知為隩區福地也豈人力所能致哉

八月立東殿命內宦一人主之刺大小事情以聞

過鄒縣歲荒民饑競拾草實為食皇太子見之惻然

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仆不

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之

耆老問所苦且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

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

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以奏乞優今年秋糧皇太子

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邪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饑民口

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

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予見上

當自奏也皇太子至京即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

古者天子省耕省斂政欲躬親民艱使司牧無所匿其情實近代此典不復天災流行貧賑無實此一方民幸遇仁宗駐蹕故得延殘喘不然其與他處之默默死于溝

聖者豈異哉仁心仁政昭揭于

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以

明年御新殿受朝詔天下
高汝栻曰自五代以來北虜侵我疆土索我金帛以
宋太祖太宗之繼興終不能制下至靖康之變尤不
忍言蓋由都非形勢之地明元據有中華垂九十年
無復天理之可言天生我太祖掃除之推戴之初
即欲宅形勢以臨中夏禦夷狄故嘗幸關陝而還斯
時中原之地久為胡馬所踐繼以寇盜民不聊生六
駢所過率皆空城於是定鼎江南以資兵食而都北
之志未嘗一日忘也且以燕城為元舊都形勢可以
制虜因以封我成祖焉及上登極即廣舊邸為皇
城頻年駐蹕當時羣臣不知睿意所向屢請南遷因
出今日敢有復言者論以妖言於是河南布政司文
襄等皆遭重罰自此基命始定遂成萬世之業雖殺
函之固莫及也永樂壬辰以後頻征沙漠搜勦遺孽
屢抵巢穴而歸是則都燕之志太祖寔啟之成
祖克成之祖宗功德盛矣

河南中護衛軍丁俺三等上周王謀反狀

俺三等屢上變告周王謀反上使親信大臣覈其
實乃用金符召王俾以明年二月至京師明年正月
王先期入丙午陛見上出俺三等告詞示之王辭
窮頓首言死罪死罪上以至親赦不問置之王邸
四月丙申命還國癸丑命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
行天下撫安軍民而王彰得河南王申周王還國奏
納三護衛官軍許之命駙馬都尉廣平侯
袁容往河南量留儀仗親隨外餘悉赴京

封董建大工官右都督薛祿為陽武侯擢工部營繕司
郎中蔡信為工部右侍郎

辛丑永樂十九年正月甲子朔上御北京奉天殿受

朝賀是日早躬詣太廟奉安五廟太皇太后神主命皇
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

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戊辰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祐繼承大寶統馭萬民祇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效成周河洛之規建立兩京爲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祇祀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恤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

于文定公曰唐都長安每有寇盜輒爲出奔之舉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亡國亦幸有蜀也長安之地天府四塞辟如堂之有室蜀以膏遷之士處其闡閩譬如室之有奧風雨晦明有所依而蔽焉蓋自秦漢以來倚蜀爲外府而唐卒賴以不亡斯其效矣卽如今日燕京之形譬如負展端拱坐於堂皇之上

南面而臨天下形勝則甚偉矣然而勢有所不足者有堂無室況與突之間邪

交趾總兵請屯田供餉從之○禮部尚書呂震言于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案牘每以殿下過失○上聞○上指其妄言今宐踈此人○皇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旣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卒置之

度寬而詞正

二月虜酋阿魯台寇寧夏○會試天下舉人以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翰林侍讀周述爲考試官取陳中等二百人

三月廷試賜曾鶴齡劉矩裴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詔求直言

四月初八日庚子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詔告天下
求直言勅尚書蹇義等十三人偕給事中十三人巡行
天下撫安軍民

是月十四日萬壽聖節以災異詔免慶賀○侍 皇大

孫講讀禮部左侍郎儀智以年八十乞致仕歸未幾卒

○翰林侍讀李時勉陳言十五事曰停止功作罷四夷

朝貢沙汰冗官賑濟饑荒清理刑獄罪黜賊官罷遣僧

道優恤軍士及慎選舉嚴考覈等事皆切時病 上允

其十四事而行之○以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烜

羅通俱為交趾知州時暹等言事許直歷詆大臣之任

可嘆

若庸王必加罪黜矣直道之不容于時也

請罪不行
假口于荐
才巧于排
陷如此

事者無憂國恤民之心者斥工部尚書李廣李慶等不

能平言于 上請罪之 上不許既而慶等乃薦暹等

才堪牧民于是皆陞知州而處之遠方○殺主事蕭儀

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蕭儀言猶峻 上怒殺

之時六科十三道上言亦云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

于燕故有此變 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

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部院大臣 上命言官與

大臣俱跪在午門對辨時都御史王彰等抗罵言官曰

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 上命中使出

問衆議何如衆皆紛然啐詬言官妄言尚書夏元吉獨

午門對辨

天威嚴重
非原吉一

言將有蕭儀之誅矣

上全君德下養士氣真大臣以道事君之體

有量有品

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況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入復命、上仍命出再問之、原吉對如初、上悅、遂兩宥之、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駕親勞之、夏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義、設若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勞、他日法王入見、上命元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况夷狄耶、長揖而已、山東妖賊唐賽兒遁、朝廷大索甚急、盡追山東、北京、尼姑既、又盡追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人情洶洶、上以段民為

山東參政撫定綏輯人情始安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時魯台擾邊、兗暴鴛鴦、每朝使至、輒侮慢、或拘留苦之、時出郊落、出沒塞下為寇、上嘗諭其使、還語阿魯台、竟不悛、至是大舉圍興和、邊將檄聞、上遂議親征、

十一月下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時上以北虜携貳、命大臣議將親征、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奏、會上召賓、賓言、今糧儲不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

呂震一言
幾成大獄

人品心術
于此自辨

命以北征
餽運

計共用驢
三十四萬
領車十一
萬七千五
百餘人挽
車人丁二
十三萬
糧凡三十
七萬石
親征一

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喪八九。災青間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懌。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既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上益怒。召原吉還籍。其家與中皆繫內官監獄。于是賓懼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儉邪。誣罔上信之。命戮賓屍。將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為。榮力言其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為憂。論才力或不及。儉邪未之見也。上繇是怒稍釋。置不問。

壬寅永樂二十年春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同六郡官議北征餽運。輔等議分為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繼之前運。總督三人。隆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杲。車運驢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秦寧侯陳愉。都御史王彰。及都督御史郎中等官三十六人。領驢運者。鎮遠侯顧興祖。尚書趙玚等三十五人。後運惟車輛。用總督官二人。保定侯孟英。遂安伯陳瑛。副者三十七人。

三月。上親征。戒警將士。詠日啓行。駕及鷄鳴山。虜聞之夜遁。

四月。次龍門。雲川闕。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

處簡擇來者若不闕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于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

五月辛酉端午節駐蹕獨石賜隨征文武羣臣宴乙酉車駕渡偏頭命將士獵于道旁山下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惟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丁酉大閱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戊辰觀士卒射一

侍激勸之意

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各一鈔二定銀碗二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上親製平虜之曲俾將士歌以自勵

庚午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陸平侯張信應城伯豫亨新寧伯潭思興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上親觀之惟輔升懋連中餘或半中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托病不至降充辨事官上謂諸將曰爲將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筭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辛未車駕發隰寧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

後世聖子
神孫聞此
當為惕然

往來巡遊之所。上望其頽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為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况一亭乎。可以為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癸酉。車駕發西涼亭。次閔安。下令軍中牧放樵采。皆不得出長圍之外。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一十里。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因召諸將論曰。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眾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

字字將界
世機

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成。至于同列。尤須和叶。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協濟。爾等勉之。

高汝斌曰。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裁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昵昵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故謀帥擇將。必如文皇之議而後可。

開平報虜復攻萬全。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搗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況敢攻城哉？不足慮也。

七月己未，車駕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營備言阿魯台所部聞大軍出，皆憂懼。日有背叛而遁者，繼聞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惴慄。其母及妻聞之，罵曰：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爲逆天負恩事，爾死固宜，而使吾屬駢首就縛，而俘囚將死，無葬身處，皆汝所貽禍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

于濶、藥海之側，與其家屬直北走矣。上曰：獸窮則走，然此黠虜，未當遽信。或挾詭謀示弱，以誤我，不可不嚴備。前哨繼獲虜部曲，亦言虜悉衆夜遁矣。驗之而信，乃召都督朱榮、吳成等，還發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召諸將論曰：兀良哈羽翼阿魯台爲逆，殺掠我吏民，阿魯台遁，兀良哈近東塞門庭之寇，當還師剪此虜。諸將曰：然簡部騎二萬，分五道上，授方畧，進擊曰：兵貴神速。又曰：虜聞我師東，必西走，吾邀其西。辛酉，諸將東行至清水泊，庚戌，率兵騎數萬西至屈裂兒河，虜數萬驅輜重西奔，陷山澤中，遇大軍，倉卒逆戰。上麾

此戰料敵
設謀一一
巧中今虛
無一可避
直令中原
吐氣

騎兵爲左右翼齊進。虜欲突走。上率前鋒衝之。斬虜數百人。虜大潰走。其地背河。前左皆山。大將軍輔依山而陣。上乘高望虜。虜稍復聚。急麾兵繞出虜右。十餘里。又急分兵渡河。斷虜後。虜果突而右走。盡獲。又麾兵繞出其左。十餘里。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深林中。戒曰。虜過此發。山下兵嚴陣以待。虜果盡棄其輜蓄。馳突而左。上麾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虜驚走至林中。神機弩競發。虜又潰。餘虜百騎。團結甚堅。走且疾。上曰。必酋也。率騎兵追三十餘里。直抵巢穴。擒其酋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畜。焚其輜重。詢降虜言。屈裂兒河。東北深谷中。

有虜千餘人。令寧陽侯懋以騎兵五千追之。懋率精騎伏隘中。虜襲我輜重。方接戰。懋發伏夾擊。虜大潰。斬獲過半。凡獲虜牛羊十餘萬。盡賞諸將士。

八月戊戌。次玻璃谷。諸將擣兀良哈者。斬虜首千餘。俘其人畜。道大寧。入喜峰口。侯上。○車駕還京。躬告天地。宗廟。社稷。御奉天門。百官上表賀平胡。

癸卯。永樂二十一年三月。蜀王椿薨。謚曰獻。

五月。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謀不軌。事覺。伏誅。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儉邪之徒不便。而宦官黃儼。江保等。素厚。趙王常陰爲之地。日

蜀王賢王
也故朝廷
待之特厚

讒 皇太子之短于 上前希得進見且詐造毀譽之
言傳播于外。謂 上注意高燧以誑誘外人。由是賢等
遂萌邪志而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善密語賢曰觀天
象非久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羽
林前衛指揮陳旭通州右衛鎮撫陳凱興州後屯衛老
軍高正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藥于
上候宴駕卽以兵劫內庫兵伏及符寶而分兵執脅文
武大臣豫令高正偽譔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
禁中頒出廢 皇太子而立趙王爲帝布置已定正審
以告其甥護衛總旗王瑜瑜駭曰舅氏柰何爲滅族計

保全骨肉
多少

泣諫不聽瑜遂詣闕告 上大驚急捕賊旣悉得御右
順門親鞠之召 皇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 上
覽所偽譔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斬之 上顧高燧曰
爾爲之耶 皇太子爲之管解曰高燧必不預謀此下
人所爲耳遂悉伏誅籍沒其家陞瑜遼東衛千戶尋擢
錦衣衛指揮同知

上神武天
授故爾出
奇應變後
人誤用之
致有土木
之禍

七月 車駕復北征次于宣府時虜中有來降者言阿
魯台將犯邊 上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
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遂部分諸
將寧楊侯陳懋等爲前鋒 車駕遂次宣府

親征二

胡忠安號稱賢臣而亦相率爲腹也
呂震不學無術往往以祥瑞貢

八月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具奏云今歲萬壽聖節太嶽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踰時不散又山石產靈芝榔梅結實符盛往年此聖壽之徵也于是禮部尚書呂震率百官進賀一上正色却之

九月朔 駕次沙城虜中僞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其妻子來降備言阿魯台今夏爲瓦剌脫歡所敗掠其人口孳畜殆盡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避豈敢復萌南向之意授阿失等正千戶十月 駕次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衆來歸時

前鋒寧陽侯陳懋探知虜在飲馬河北爲瓦剌所敗追至宿嵬山口遇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引入見上喜謂羣臣曰遠人來歸宐有以旌異之乃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爲都督其部屬皆爲都指揮千百戶遂班師○車駕還京師○逮大學士楊士奇尚書蹇義呂震下錦衣獄尋釋之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正月甲申勅緣邊諸將整兵候北征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爲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爲前鋒自效 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至是大同開平守將並奏阿魯台所

部侵掠邊境。上乃詔公侯大臣議之。且告之忠勇王之
之意。羣臣皆請從其言。遂勅諸邊將整兵以候。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講學士曾棨、侍講余鼎為考
試官。取葉恩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邢寬、梁禋、孫曰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己酉。車駕發北京。復親征胡寇。命寧陽侯陳懋

忠、勇王金忠為前鋒。五月過應昌。次清水源。阿魯台遠

遁。上召楊榮、金幼孜論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

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屬意茲寇乎。榮、幼孜言

宜承天意。遣使諭虜。赦其不臣之罪。班師還京。上曰。

此朕意也。遂遣中官伯力哥往虜中。諭其部落來歸。

六月駕進次答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野草。虜隻影

不見。前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印山下。咸無所遇。以糧

餉不繼。乃命班師。

七月駕次翠微岡。上御幄殿。憑几而坐。楊榮、金幼

孜侍。上顧內侍海籌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在八

月中。上頷之。既而諭金楊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

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以付之。朕惟優遊暮年。以享安和

之福。不亦可乎。榮、幼孜對曰。東宮孝友。仁厚。天下屬

心。允稱。皇上付託。上悅。○是月十六日己丑。次蒼

崖戌。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位。皇太子且云衆服禮儀一遵太祖遺制。十八日辛卯。上崩。享年六十五。司禮太監馬雲孟、驥等密詔楊榮、金幼孜入御幄。議以六師在外。去京師尚遠。秘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收入內幄。召匠入銷錫製爲柩。柩成。權斂而錮之。載以龍輦。所至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中號令。人皆莫測。楊榮及中官海壽奉遺命密馳計于皇太子。比龍輦入闕。寂無知者。卽遣皇太孫出居庸關。赴開平迎駕。皇太孫瀕行。啓皇太子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

以防僞。皇太子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及。士音曰。殿下未踐祚。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其東宮小圖書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卽納上。皇太子卽取付

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皇太子曰。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繇興。八月己酉。次鵬鶚。皇太孫至軍中。始發喪。六軍號痛。聲徹天地。辛亥。入居庸關。文武百官縗服哭迎。王子及郊。皇太子親王以下。素服哭迎。至宮中。奉安仁智殿。加斂納梓宮。冬。葬長陵。○上文武全材。寬嚴兼濟。規模濶大。條理精密。知人善任。讒間不行。用兵

應變機智如神臨事閑暇決戰先登大將小校盡識能
否隨才指揮各稱任使拊循士卒同其甘苦擒王縛將
推心不疑郡縣災傷蠲租賑穀軍機奏報中夜起覽總
攬權綱愛重名爵容受直言屏却祥瑞賁飾禮文經畧
徼塞訓迪子孫一書萬言敦睦宗庶保全功臣收交南
罷海運通西域降北胡表章聖經謝絕封禪置內閣儒
臣削藩王兵柄海外諸國受命爲王者三十餘國長
遠慮徙都北平實貽孫翼子久大之基也

成祖自起事至下京師凡大小百餘戰未嘗身不冒
石矢卽位之後五出漠北三犁虜庭三下交南舟車
之地無問大小遠邇悉奉琛幣若榜剗刺滿刺加忽
魯漢斯等處新受朝命爲王者殆三十國東逾遼水
鞑靼女直野人兀良哈之地立行都司衛所設官統
治凡三百處直西郊落數百種皆重譯來附其請置
官府蓋三之二西南羗夷連宣慰宣撫安撫司及軍
衛郡縣增益數百迄今二百餘年虜所以不敢大肆
憑陵者則其餘威之震
後世所藉賴豈淺哉

八月丁巳 皇太子卽 皇帝位改元明年爲洪熙元

年大赦天下○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

于獄原吉等繫內官監四年至是 皇太子親臨繫所

與共哭令出視事且咨以時政原吉首陳東南民力困

于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繼請撫流民罷西洋取寶

船止雲南交趾採辦金銀數事○出前右春坊大學士

黃淮及洗馬楊溥正字金問等于獄淮等繫錦衣衛獄

丙閣陰中
書始此

讀書有用

者十年。○赦解縉妻子還鄉。官其子積期為中書舍人。
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欠數絕糧不能繼。又上命叵測。日與死為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為閣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于獄中之功云。

八月十五日丁巳。皇太子即位。赦天下。○復前戶部

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官。原吉言在繫時喪母未

克成服。乞賜歸葬。且終憂制。上曰。鄉老成人。今國大

喪。正望相與濟艱難。如鄉以親喪辭。則朕亦不當在此。

遂畱贊輔。令遣家屬護母喪歸葬。命兵部給驛舟。有司

治喪事。○置公孤官。太師。太傅。太保。皆正一品。少師。少

傅。少保。皆從一品。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此皇祖

之制。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予歷事未廣。不無

望于保傅。卿等勉之。遂命義為少保。仍兼吏部尚書。○

上以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等輔導。久積有年。榮

陞楊榮為太常寺卿。金幼孜為戶部右侍郎。仍兼

陞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

學士。前左春坊大學士黃淮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

士。俱掌內制。不預所陞職務。以前洗馬楊溥為翰林院

學士。○減賦北直。隸山東。棗四十萬斤。楊士奇入奏事。

上望見士奇來。笑謂蹇義。夏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

我朝以九卿等官兼殿閣學士掌機密始

古俱其製

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恩詔甫下，而惜薪司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即命減四十萬。復顧義等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庶幾以輔吾不逮。○詔下西洋諸番國取寶船悉皆停止。

九月癸酉朔上。大行皇帝謚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癸未禮部

尚書呂震言于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太宗皇帝遺命，倣漢制以日易月，釋縗從吉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上命廷臣議。楊士奇以爲

至禮安所
謂停哉

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辭色忿然。蹇義從旁解之，請兼取二說，具奏。上安服素衣冠黑角帶，群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日，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

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餘文武群臣之服皆從義

等所定。朝退，上召蹇義夏原吉及士奇等論曰：呂震

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聞，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辟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因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

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群臣聽從其便。○進蹇義少傅，加楊士奇少保，並兼職如故。

丙陽位進
三孤始此
○士奇等
旬日間五

品詔遷一品恩榮至此已極

加楊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次日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皆國家大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于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關失或群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言之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奏以聞其毋憚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無失所而朕與卿等皆不負祖宗負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盡誠相與四字義北骨肉

十月冊妃張氏為皇后郭氏為貴妃李氏為賢妃后河

南永城人追封后父指揮使張麟為彭城侯○冊立

皇太孫為皇太子封次子瞻垓為鄭王瞻墉為越王

不廟王孫共十位

瞻墉為襄王瞻堦為荆王瞻墀為淮王瞻瑞為滕王瞻

垓為梁王瞻埏為衛王越滕梁衛四王後國絕○以翰

林侍讀學士王直為右春坊右庶子仍兼前職及兼記

註于聖政聖訓之當修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羅海子

至西湖巡視官上謂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

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況山

澤所產哉○召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

以工部尚書陳洽鎮交趾管掌布按二司事

交趾侍張
輔以靖侍
黃福以安
自二老去
而交趾跪
危矣

會審如此

慎刑之朝
宜辟者尚
欲生之監
刑之季無
罪者定
法不自深

在昔則世
變世重今
則人輕人
重矣可憐
也夫

聖德同天

得此二字
十族皆榮

福治交趾視民如子。徇其所好。革其所惡。勞輯訓飾。躬勤不倦。每戒郡邑吏。咸修撫字之政。新造之邦。政令條畫。無鉅細。咸盡心焉。于是交趾皆愛戴之。如父母。下官馬騏。誣奏福有異志。文皇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于小人。寢其奏。福居交趾十八年。上念其久勞于外。詔還。交人扶老携幼。送之。皆涕泣。不忍別。大理寺奏決重囚。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爲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傷天地之和。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于承天門會審。特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前。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于羅織。煅煉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畧不留意。甘爲酷吏。而無愧。自今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同

往審決。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于五品以下見任及軍民中。訪舉德性惇篤。行止端方。或材能出眾。政績顯著。或文學可稱。識見優遠者。量材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罪之所舉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賜緣邊將士鈔幣時。上御西角門視朝。風寒。顧謂侍臣曰。今日始寒。朕與卿等居重城中。猶覺凜凜。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殆不可勝。遂命書勅遣使。賜以鈔幣。

十一月朔。赦建文姦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先是。上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次日御劄。

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姦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之家爲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土凡前爲言事失當謫貶充軍者亦宥爲民

閱此妻然
欲絕

初治姦黨齊泰一子甫六歲給配至是得宥還鄉黃子澄一子易姓逃難家湖廣之咸寧至是經宥幸已進士黃表其後也故齊黃之裔猶不絕方練則無餘諸人不可考矣

交趾復反○遣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上諭戶部

尚書夏原吉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得非百姓苦于征徭相率轉徙與抑年饑衣食不足或加以疫癘而死亡與自今一切科徭務樽節仍

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飢之處早奏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趙王高燧奏辭常山左右二護衛從之王遣長史趙季通奏云一衣一食皆朝廷所給安坐無事而虛擁三衛三衛軍士亦虛受糧賜請以左右二護衛官軍助國家戍守止留中護衛供使令足矣 上初未許王奏請再三乃許之添設趙府郡牧千戶所○令直隸及近京各都司官吏更番于京師操備從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等之請也 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畧倣此意無廢屯種今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庶皆

護衛官軍
更番京操
之制始此

中官傳旨
並定執例
覆奏庶杜
奸萌

騏遇英主
尚敢如此
若中主則
玩弄手段
掌上矣

幼童蔭官
受俸始此

虛已求言
之誠千古

不妨誤。○作觀天臺于禁中。中官馬騏傳上旨論翰
林院書勅命騏復往交趾措辦金銀珠香時騏被詔召
還未久本院官覆奏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
不聞渠前在交趾荼毒軍民乎交趾自此人歸一方如
解倒懸今又可遣耶此人近在內間多方請求朕悉不
答卿等宜識朕意遂止。○翰林學士楊溥密奏言事

上嘉納之御札獎諭之曰覽卿所奏為國家之計誠令
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
感卿忠懷特用酬報今賜卿綵幣一雙鈔一千貫卿其
領之。○追贈兵部尚書金忠少師謚忠襄以其子達為

翰林檢討達年始十歲令還鄉支俸。○進蹇義為少師
楊士奇少傅夏原吉少保仍賜原吉繩愆糾謬圖書。○
上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辭顧謂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
卿三人及蹇夏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
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知其有未善者當盡言之朕觀
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
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
默默言之一再而不見聽退而絕口以圖自全致令人
主因循肆志卒致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為戒君臣一
體終始協心庶幾可以共圖安久因取古人誥辭親筆

未有

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日此實朕心卿等勉之○捕治前御史舒仲成既而罷之

初上監國時仲成嘗以事忤旨後遷湖廣按察副使

至是因事命都察院逮治之楊士奇上疏言向來小人

得罪者多陛下即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

漢景帝為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避之

上覽疏喜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陽武

侯薛祿奉命帥師巡邊適北虜寇雲州祿督兵追至大

松嶺斬獲甚衆上喜賜勅嘉獎○上諭尚書夏原吉

曰古者寓兵于農而不奪其時故民無轉輸之勞而兵

食足後世莫善于漢之屯田先帝所立屯種之法甚

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

時遂無其安所在儲蓄十不及二三有司不免勞民轉

輸矣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

農務違者處重法

十二月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

序先是上召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

賢否軍民休戚之所繫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朝夕省覽

其有善政則各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力致

治斗米三錢外戶不閉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

武英殿南廊閒暇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至久不能不。忘為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邪。爾吏部兵部俱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閒暇觀之，以考察其事行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禮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域賈胡人貢西人受害乞罷其貢。上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驥常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鄉陝西人肯不悉耶。為大臣當愛國體恤民窮，毋

先朝用人
雖不拘資
格然未輕
假也既選
之復嚴試
之猶必試
事而後授
職直國君
進賢不得
化之心哉

侵削根本，驥所言其從之。○是月庚申，葬長陵。○授

試事六科監生吳信等二十人，皆為給事中。先是詔擇

國子監生之有學行者六十人，俾翰林嚴試之，拔其尤

者二十人，命試事六科，未幾皆授是職。○封都督張梟

為彭城伯，梟皇后之兄也。○加太子少傅大學士楊

榮兼工部尚書，三俸並支。

仁宗昭皇帝紀帝成祖第一子仁孝太后徐氏所生也

正位儲宮二十二年 成祖崩甲辰八月十五日即位 在位一年 乙巳五月十一日崩于西宮 壽四十八 上徽號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

欽武章聖達孝 昭皇帝廟號仁宗 葬獻陵

乙巳洪熙元年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殿朝群臣，設

仁廟方可
爲此言

樂不作。群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曰。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之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諍言不宜用樂。未得旨。榮趨出。士奇與幼孜、淮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退。午門官入奏。乃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次日。上召士奇等四人論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執。停樂是爲君以受直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爲臣以能直言爲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有未當。但盡意言之。毋以不從爲慮。各賜

鈔千貫。文幣一表裏。○陛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黃淮爲少保。戶部尚書兼職仍舊。加楊士奇兼兵部尚書。金幼孜兼禮部尚書。俱三俸。並支士奇、淮請辭尚書一俸。從之。于是楊榮、金幼孜亦各辭尚書一俸。上曰。卿等事皇考。屢經扈從。勤勞多矣。況皇考賓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盡力維持。朕每奉瞻几筵。未嘗忘之。今與三俸。豈爲過多。卿等勿辭。○罷給朝覲官孳牧馬。先是兵部尚書李慶言于上曰。今歲北方之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已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則民甚弊。不可重困之。今遠近方面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馬

士奇奏罷散馬之令

許之以禮

一正令牧之其孳生准民間例無者追陪太僕寺提督
考較上令與蹇義夏元吉議亦從慶言乃下令行之
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
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蓄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
矣上曰慶幾誤朕顧士奇曰少頃即批出罷此令內
批數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領馬者過半矣士奇
復奏許臣罷散馬之令乃復中止如必欲行令天下懷
才抱德者自此誰肯出仕蓋虧損一馬必責賠償破家
廢產累及子孫此令之失非小上曰吾偶因事稽緩
耳當即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批豈

細心周旋

此舉與永樂問楊榮疏言諸司積弊而文廟密授御史言之同意

真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觀李慶呂震輩交口忿爾朕
念爾孤立慮為眾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
名矣出示一疏乃陝西按察司陳智言按察司所以肅
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憲網掃
地矣上曰爾就據此草勅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
有言妙合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上曰繼情意交孚不啻今令有不便惟
密與朕言李慶輩多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但皆先朝
舊臣未可遽退耳○大祀天地于南郊以皇祖皇
考配享○上諭呂震曰劉儁從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死
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于夫尚有旌典况大臣捐軀

聖明治世金 卷一
為國可無褒卹。命贈太子少傅。謚節愍。又嘆曰：忠臣欲報國家，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阿順取容，保祿固寵，於國亦何賴。

建弘文閣。先是上諭侍臣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

務，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

訪以聞。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蘇州儒士陳繼對。遂

命吏部召繼。至是建弘文閣于思善門之左，作印章命

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上親舉印授溥曰：朕

用卿等于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道理

之助。卿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識進來，未幾繼至授翰林

舉印授溥

仁廟學問

弘深涉歷

久練一時

名賢悉羅

左右而尤

疏兢不自

滿假旁求

博采其于

修已治人

之道益加

精密可見

聖學真無

窮際

賜天元玉

曆祥異賦

太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

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刊賜。○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朝

臣在外久者，今皆令還鄉展省，其得誥勅者，足為家鄉

之榮。然到家有養祭賓客之需，往返道途之費，計其在

官俸祿給日用外，有餘貲鮮矣。自今歸省，皆賜鈔有差。

體恤之至

于是大學士金幼孜、左春坊大學士王英等並乞歸省。

允誠等原
係鞋鞵永
樂中率眾
歸附從征
亦有功茲
以力戰而
死故追封
之

仁廟隆重
師傳前代
罕麗

以孝行取
人

二月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以疾乞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加襲封恭順伯吳克忠為恭順侯封弟都指揮吳管者為廣義伯父允誠封恭順伯克忠管者追封頒國公謚莊愍弟克勤追封遵化伯論者謂吳允誠父子之效忠雖漢之金日磾唐之契苾何力無以過云○贈故官僚少詹事鄒濟左贊善徐善述並太子少保賜濟謚文敏善述謚文肅命有司立祠墓側歲致祭焉先是勅禮部歲四時致祭楊士奇言於上曰禮貴得中朝廷惟宗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祀濟等雖有舊勞不得過社稷孔子而與宗廟等上曰吾過矣過矣誠念其舊勞不能忘故率爾下令而不覺其過遂召禮部改春秋祭濟浙餘杭人善述天台人復贈贊善王汝玉為太子賓客謚文靖遣官祭之汝玉蘇州人三月擢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為文華殿大學士謹徐州人以薦舉知安樂縣遷署丞父早卒事母至孝母病額天求以身代母卒哀毀廬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御酒肉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超陞是職時又有贊善王讓者益都人亦以孝行知名嘗廬墓有湧泉之異繇國子學錄擢為右贊善後仕至吏部右侍郎○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切

從善轉圓
改過不吝
八字仁廟
可當

以修百代
之明良亦
以感一時
之豪傑
北京命加
行在二字

誹謗之刑
都御史陳
瑛掌院時
為甚

直。上頗嫌其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郡御史劉觀等交
奏其賣直沽名請罪之楊士奇言於上曰謙不諳大
體有之然其心感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效古人有
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而以
言為戒矣上不懌遂免謙朝叅令專坐司治事自是
月餘朝臣言事者少上諭士奇曰爾料事不虛自免
弋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對曰臣下孰不欲進
言納忠惟在上寬容以來之遂命士奇就榻前草勅
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叅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因諭
士奇曰朕有過不難于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爾

知朕心毋吝于言也○以將行廟享禮詔陞功臣四人
配享加封河間王謚忠武張玉加封寧國公謚忠莊王
真加增少師榮國公謚恭靖姚廣孝及東平武烈王宋
能並配享文皇帝廟庭○命北京諸司悉加行在二
字復建北京刑部及行在後軍都督府上時決意復
都南京云○陞楊溥太常寺卿仍兼翰林學士掌弘文
閣事○禁民告誹謗上諭刑部尚書金紳都御史劉
觀大理卿虞謙曰往者法司無公平寬厚之意尚羅織
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師成風
姦民欲駕禍良善輒飾造誣罔以誹謗為說一呈名於

遣守皇陵
是亦剪桐
之意

此身家破滅莫復辨理。今數日間覺此弊。又萌夫政治所急者。惟言所患者。以言爲諱。況今所急。尤在知下情。卿等宜體朕心。自今告誹謗者。悉勿治。○命征夷將軍榮昌伯方智率師交趾討黎利。○徙岷王棟于武岡。○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皇陵。文皇北征晏駕。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資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規報朝中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安

樂。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乎。梟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

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稅秋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兩京者。上問道路所過地方何

似。對曰。淮安徐州及山東境內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問少師蹇義。所對亦然。上坐西角門。召

詔免稅糧
之半

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皇上憫恤民窮。誠出于至仁。若斯事。亦可令戶

部工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

急於為民
大慈大斷

所行無非
仁民之政

欲行科舉
之法須用
建輔之言

議請亦是

近時那要
博古通今

行止端正
不過正文

禮法鉤棘

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上覽畢，即命用璽遣使齎行。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

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

主寧與民寸寸計較耶？○鄭府審理正俞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于科舉。近年賓與之士率記誦虛文，為出身

之階，其實才十無二三。蓋有年未二十者，雖稱聰明，然未嘗究心脩己治人之道。一旦僥倖掛名科目，而使之

臨政，往往率意任情，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

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辭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得賢才之用。

上諭禮部：其進所言甚當，其即行之。又曰：科舉之事，須南北兼取。言南人善文辭，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選北

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士取六分，北士四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命

皇太子往南京謁祭皇陵。孝陵因留南京監國時，南京屢奏地震，群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上曰：

非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製印二及手勅二，賜少師蹇義及少傅楊士奇。上自少侍，太祖明于星象。

皇明恭錄 卷之六 昭皇帝 三十三

監國時嘗以教士奇曰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也及是月十四日甲寅義偕夏原吉楊榮及士奇奏事承天門畢上問夜來星變曾見否皆對曰未上曰義等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士奇對曰士奇愚昧亦不能知上曰天之命矣歎息而起明日早朝罷召義及士奇諭曰監國二十年爲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流涕對曰今已脫險卽夷皆先帝之賜陛下孝誠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上曰卽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二印賜二人義得蹇忠貞

前知之聖

蒲絕

印士奇得貞一印皆拜授而退○時有進言太平之政者上召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以其章示之已而曰今朝無闕政生民皆安義等意皆喟然惟士奇以爲尚未義等對曰臣等觀陛下卽位以來詔書勅旨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歛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士奇對曰臣觀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下但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更須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皆得所上笑曰吾意惟爲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進來義三人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關生

皇明法傳錄 卷十六
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慚色。

五月 上諭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為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貪穢無藉。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徃徃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為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畧不用心。安在其為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擢。以清風紀。既又歎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率。如都御史皆清廉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選方面官。

文武並濟

帝懇效求
言諸臣知
帝心久矣
至此何以
摧折言官
如是○時
勉折脇內
尚不相着
及用挺棍
而其斷骨

叅贊各邊方軍務。上以武臣疎於文墨。乃選任方面官於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叅謀軍務。督理邊儲。大同則山東叅政沈固。宣府則叅政劉璉。遼東則叅議周願。廣東則副史劉紹。後考滿陞俸。或轉京職。協贊漸稱提督重權矣。○翰林侍讀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為監察御史。尋下之獄。時勉以時政違節。條成二本上之。上覽之怒。命武士縛至便殿。撲以金瓜。十八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時汝敬亦言事。但文為御史。今日問囚一起。言事一章。至三上復。下錦衣衛獄。○是月十一日。上不豫。召蹇義。楊士奇。黃淮。楊榮。至。

忽接人謂
忠誠所感

上在儲位
天下傾嚮
登位之後
弘施沛澤
號稱仁廟
固宜

思善門命士奇書勅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于南
京次日。上疾大漸。遺詔天下傳位。皇太子遂崩。壽
四十八時。以皇太子未至。未發喪。羣臣請鄭襄二王
監國。洪武中。太祖嘗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入侍。一日
令燕世子閱皇城衛卒。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且寒甚。
衛士方食。俟食既。乃閱。以故遲。太祖喜曰。善。孺子知
恤下人乎。又令閱奏疏。獨取言及民瘼者。上白。太祖
喜曰。兒生長深宮。乃亦知民間有疾苦事乎。嘗問堯九
年水湯。七年旱。當時百姓奚所恃。對曰。恃聖人有恤民
之政耳。太祖又喜稱善。文皇即位。立為皇太子。漢

趙二王巧譖。文皇又賂左右。奄奚及役征諸大將。凡
所以中傷太子及東宮官。相糾結肆奸巧。必欲易太子。
太子危者數矣。文皇以太子妃有賢德。太孫又英武。
故得不廢。太子嘗坐文華殿。密諭士奇曰。內侍黃儼江
保數造危語。天可欺乎。非賴。父皇明聖。我安得尚在。
此語畢。泣下曰。吾知盡心子職而已。他不暇顧也。凡先
後守兩京。聽政從仁厚。愛百姓。天下咸歸心。既即位。盡
行其志。約以裕民。恒如不及明乎。知人任用。不貳廷臣
才行高下。瞭然緩急。器使靡不曲當。尺寸可用。咸所不
棄。苟犯名義。雖小必黜。未嘗以愛惡移是非。甲乙遷喜

怒嚴謹邊備。不勤遠畧。邊將陞辭。上戒曰。民力罷矣。慎無貪功。虜至塞驅之而已。毋爲首禍。違命獲功。吾所不賞。賞功懋德。寧過于厚。屢勅法司。崇寬厚。戒深刻。然極惡賊吏。每戒法司曰。賊吏務厲民裕已。國家恤民。必自去賊吏始。重學校。嚴薦舉。每諭所司。用人必求實才。授官必責實効。樂聞直言。多見褒答。間有拂逆。無幾悔悟。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於書。尤熟卜筮。不用俗占。必取正周易。反覆卦爻象象之辭。及程朱氏說。信之甚篤。少侍太祖。曉識天象。長益探究。日官諱避。輒見窮詰。作臺禁中。時自觀察。苟有災氛。深自省咎。恒念祖宗。

創業艱難。每事必問祖法。又曰。循祖宗之法者。當明祖宗之心。嘗錄太祖皇陵碑文。授諸子。俾熟讀。又刻真德秀大學衍義。賜諸子。在位一年。惜哉。六月辛丑。皇太子奔喪。至良鄉。宮中始發表。時高煦謀伏兵邀于路。倉卒不果。是月庚戌。十二日。皇太子卽皇帝位。之明年元日。宣德大赦天下。

秋七月尊皇后張氏爲皇太后。○上太行皇帝謚號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葬獻陵。○立妃胡氏爲皇后。

九月令會試。分南北取士。仁宗定一科。取百人。南取六

十北取四十至是復分南北中卷以百名爲率南北各退五名爲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和徐三州餘皆南卷○漢中府訓導李蕃進端本策十六事

上喜納之權蕃爲兵部給事中○進擢東宮舊僚以左庶子陳山爲戶部左侍郎洗馬張英爲禮部右侍郎戴綸爲兵部右侍郎中允徐永達爲鴻臚寺卿贊善藺從善王讓爲翰林侍講惟中允林長懋出爲鬱林知州旣而遣戴綸出鎮交趾初文皇欲太孫講習武事于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長懋及綸每諫不聽初不知本

文皇意也故最爲宣廟所不樂而陳山張英以每事順旨被寵未幾長懋綸皆生怨望下錦衣衛獄一上得綸奏親詰之綸抗聲辨論激切上怒毒之竟死焉長懋坐禁繫者十年正統初始赦出之

八月勅修太宗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夏元吉爲監修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及陳山張瑛楊溥爲總裁

十月陞陝西都指揮同知李瑛爲總都督先是安定曲先等處番寇瑛搗其巢穴虜安定王俘其部落男女千餘邊境悉平超陞左都督尋伏總兵討平西番卽兒加

族之亂封會昌伯○以平羗伯陳瑄鎮守淮安兼督漕
運○漢王高煦奏利國安民數事
上命有司施行仍
復書謝之

皇明通紀卷十六終

